

纪念梅葆玖逝世一周年 台湾弟子魏海敏将巡演两岸

新华社北京2月15日电(记者白瀛)为纪念梅葆玖逝世一周年,其台湾弟子魏海敏将于4月起在海峡两岸举行《在梅边·九歌》“曲集”巡演,精选《天女散花》《西施》《生死恨》《太真外传》《霸王别姬》《宇宙锋》《洛神》《穆桂英挂帅》8部梅派名剧中的代表性唱段,并收入昆曲《牡丹亭》选段。

魏海敏1957年生于台北,幼年起接受京剧表演培训,初学刀马旦,后习青衣。1978年从海光剧校毕业后即任海光国剧团当家青衣花旦,1991年正式拜梅葆玖为师,专攻梅派艺术。

回忆起拜师的原委,魏海敏15日在京接受采访时说:“1982年,我在香港第一次看到老师的现场演出,惊为天人。那一次,我才看到了京剧艺术的高度,从此立定以京剧为业的志向,再无改变。也是在那一次,我就许下了拜师的心愿,直到1991年才梦想成真。”

拜师后,魏海敏创造一切机会频繁往返于两岸,从最基本的发声、动作开始重新回炉。1996年,她以两折最难演的梅派戏《贵妃醉酒》和《宇宙锋》摘得中国戏剧梅花奖。而今,魏海敏早已是公认的“梅门大师姐”。

“梅兰芳先生给人的感觉是‘非仙即后’,但其实他演过很多角色。早在上世纪20年代,他就编演了大量的新戏,在‘四大名旦’中夺魁就有一部分是胜在新戏上。”魏海敏说,“终其一生他都在开拓、创造,即使看《在梅边·九歌》中的九个角色,也是各自迥乎不同。我最服他的地方就是他对角色的塑造,而他始终保有的创新精神,是我们最应该传承并发扬的。”

魏海敏说,梅葆玖晚年把大部分精力和时间投入到京剧艺术的传播和交流上。她与老师的最后一次同台,是2014年10月纪念梅兰芳诞辰120周年的“双甲之约”收官演出。那次巡演,梅葆玖带着弟子们沿着当年父亲的出访之路重走了美国,后又再访台湾。在台北两厅院的舞台上,梅先生曾动情地说:“我父亲的遗憾之一是没有到过台湾,我很幸运,不但来过好几次,这里还有我的开门弟子魏海敏。”魏海敏与梅葆玖的师生情缘不仅开启了梅派在当代的传承,也充分发挥了传统艺术在两岸之间不可替代的纽带作用。

乡愁故地话乡愁

新华社成都2月1日电(记者胡旭)杜甫是最早将“乡愁”二字入诗的名家之一,其流徙蜀地之时更是多次借诗抒怀畅叙乡愁。巧合的是,因一首《乡愁》被大众熟知的现代诗人余光中也曾在四川寓居数年。在今天的成都杜甫草堂,一块全文刻下《乡愁》的石碑,不仅串联起两位诗人跨越千年的思乡愁绪,更让每一个驻足于此的游人心生感慨。

梁立志来自广东佛山,几年前大学毕业留在成都并定居于此,今年春节因为妻子有孕在身不方便回老家,他的父母专门到成都过年。大年初三,小夫妻陪着二老游园草堂、赏梅祈福,石碑上的“乡愁”二字勾起了他的回忆。

“我的乡愁就是一口母亲酿的

米酒!”梁立志说,母亲是客家人,每到春节都会自己动手酿一坛米酒,一家人都喝,有时还会分给左邻右舍。这次母亲来成都特地捎来一瓶,“刚进门就被我开了来尝,香得很。”在他眼里,妈妈酿的米酒就是家的味道,杯酒解千愁。

而对于在国外求学的李雪芮来说,回到成都的第一件事就是吃火锅。“没有什么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,如果有,那就再吃一顿。”李雪芮调侃说,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成都人,在国外最想念的就是麻辣火锅,还有一家人围在一起热气腾腾的氛围。

李雪芮从小就经常到杜甫草堂玩耍,特别是节日期间草堂丰富的文化活动,吸引不少家长带着孩子一起来接受熏陶。她以前从来没有

注意到这块刻着《乡愁》的石碑,直到今年从国外回来过春节,和家人一起重游故地才发现。“漂泊的人才会计这么敏感。”她说。

实际上,这块石碑为余光中2006年到草堂祭拜“诗圣”杜甫时所立。两位诗人在蜀地都是游子,杜甫就曾在成都作诗“江碧鸟逾白,山青花欲燃。今春看又过,何日是归年。”但这里又都是两人颠沛辗转中长居的故地,余光中甚至能说一口流利的四川话,颇有渊源。

每逢春节,在人们兜兜转转奔向农村、田野寻找乡音、乡情之时,留在城市的人,来到浣花溪畔杜甫草堂这块凝聚千年乡愁的石碑旁,都会触动内心深处最柔弱也最幸福的思乡之情。



2月15日,张帅在比赛中。当日,在WTA卡塔尔网球公开赛单打第二轮比赛中,中国选手张帅以2比1战胜西班牙选手穆古拉扎,晋级八强。

新华社发



这些古诗词,满足你对运动之美的各种幻想

新华社呼和浩特2月11日电(记者王春燕、郑昕)中国的古诗词里,有对景色的咏叹,有对英雄的礼赞,还有对逝者的哀思……有这样一些诗句,在唤醒你思想的同时,也能让你摩拳擦掌、跃跃欲试,催促你的身体动起来,因为这些诗句,可以满足你对运动之美的各种幻想。

先来说世界第一运动——足球的前身,蹴鞠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的印记远不只《水浒传》里的高俅。相反,古代文人中的“球迷”不在少数,否则怎么能将这小小皮球用最简练的语言写得活灵活现?

“少年骑马入咸阳,鹤似身轻蝶似狂。蹴鞠场边万人看,秋千旗下一春忙。”一种坐在安联球场主席台观看欧冠联赛决赛的即视感油然而生。只不过这并不是“现场直播”,而是爱国诗人陆游晚年的一首感怀诗《晚春感事》。那些鲜衣怒马的岁月终将过去,只留下片刻为体育所点燃的激动。

诗人王维能吟出“明月松间照,清泉石上流”这样动静结合以至禅意尽显的千古名句,想必深谙一张一弛的文武之道。在《寒食城东即事》中“蹴鞠屡过飞鸟上,秋千竞出垂杨里”一句,“诗佛”运用同样的技巧,动静之间以一句诗带出两项运动来,也说明唐代“全民健身”的

成果:蹴鞠与秋千的盛行,让诗人于寒食节在街上闲逛时惊鸿一瞥留下绝句。

至于为何蹴鞠和秋千总是相提并论,则是个未解之谜。不过“开脑洞”而论,想想高中时在篮球场边观战欢呼的女同学,想要获得在场上耍帅的男孩们投来的目光,是不是也得站在更高处?

不过若论古人对健与美的运动员们的崇拜程度,则蹴鞠远远比不上射箭。作为古代“君子六艺”之一的射箭,从茹毛饮血的年代一路走来,逐渐从生存技能、战争用途转变为雅士的爱好,再变成一种类似于如今的竞技运动。在“百诗之祖”的《诗经》里,就有对一名“箭客”的赞颂。

“猗嗟变兮,清扬婉兮。舞则选兮,射则贯兮。四矢反兮,以御乱兮。”《诗经·齐风·猗嗟》中,诗人便以“小粉丝”的崇拜口吻,生动细致地描绘了一名少年射手的形象。

不过到了唐代“边塞诗”或宋词“豪放派”的口中,射箭又充满了尚武精神和粗犷气质。“挽弓当挽强,用箭当用长。射人先射马,擒贼先擒王。”杜甫的《前出塞九首·其六》,已经超越了射箭技术而进入了兵法范畴,这也是盛唐时军队饮马大漠的写照;而到了在军事上屡屡受

挫的宋代,苏轼《江城子·密州出猎》中“会挽雕弓如满月,西北望,射天狼”一句,虽然豪情壮志不减,然而却只是一种期盼。

古诗词中对速度的追求在马上、赛龙舟中则有了另一番体验。辛弃疾在《破阵子·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》中的“马作的卢飞快,弓如霹雳弦惊”,虽然并非描写赛马的场景,却形象地刻画出战场上将士们快马加鞭奔赴战场的速度感。

同样的速度感却在孟郊的《登科后》中有完全不一样的感受。“春风得意马蹄疾,一日看尽长安花”,用一天的时间在长安城里策马奔驰,人逢喜事精神爽,一朝得中的喜悦得意之情用这奔跑的马儿就写尽了。

说完了奔跑的马儿,再看看同样竞速的赛龙舟。在唐代诗人刘禹锡的《竞渡曲》中,“杨桴击节雷阗阗,乱流齐进声轰然。蛟龙得雨鬣鬣动,螭螭饮河形影联”,气势磅礴的赛龙舟场面令人激动不已,然而结尾处的“曲终人散空愁暮,招屈亭前水东注”又提醒人们,这项运动的最初起源是爱国诗人屈原。

驰骋疆场、斩将夺旗的快感,对于大多数古代文人来说大都可望而不可即,

但盘上的方寸乾坤,却能满足他们运筹帷幄、决胜千里的成就感。“扫空百局无棋敌,倒尽千钟是酒仙”,又是铁杆体育迷陆游《湖上遇道翁乃峡中旧所识也》的诗句。能在棋坛和酒场取得双料冠军,想必也是一些古人所追求的境界。

“有约不来过夜半,闲敲棋子落灯花。”相比于陆放翁诗句的浓烈,同朝代的赵师秀《约客》一诗则吟出了围棋之淡雅。黄梅时节,阴雨连绵,池塘水涨、蛙声不断,乡村夜晚的恬静与诗人等待好友直至深夜的焦急心情相照应,此时围棋则成了他百无聊赖时的排解。主人手拿棋子敲击纹枰,是在等待着客来立即“手谈”一局,还是回想起了上次与好友未下完的棋,读者不得而知,但是这个体育项目在古代文人中的普及和受欢迎程度,在只言片语间足以说明。

“青泉万迭雉朝飞,闲蹴鸾靴趁短衣。忘却玉弓相笑倦,攒花日夕未曾归。”踢毽子这一历史悠久、老少咸宜的运动,在一首清代北京竹枝词中,就变成了“攒花”,女孩子们为了踢得方便,只穿短衣,笑着闹着,到了日落都没回家。如今,踢毽子不仅是全民健身的工具,也演变成了有标准比赛场地、比赛规则的毽球,焕发出新的生命力。